

責任編輯：馮金泉

文摘

驢子和畫家



黃胄的《墨驢圖》

文化趣談

驢子在古代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然而驢子和畫家聯繫在一起，估計還是起源於《韻府群玉》中所載的：「孟浩然嘗於灞水，冒雪騎驢尋梅花，曰：『吾詩思在風雪中驢子背上』」；晚唐宰相鄭畋被人問起是否有新作時，也是回答說：「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宋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七）。灞橋、風雪、驢子背，簡單幾個詞構成的畫面極有意境，因而便有了吳小仙的《灞橋風雪圖》、徐文長的《驢背行吟圖》。但是，詩人們關注的往往是灞橋風雪的景致，詩人的沉思與吟哦，忽視了驢子。實際上，驢子在整個構圖中起到的作用十分重要，不信，換成馬或者車，便沒了文人那種孤、傲、清、困、閒、逸的意境。

把畫家和驢子聯繫在一起的，還有中國繪畫史上最有才華也最為坎坷的「八大山人」。《八大山人》本名朱耷，自號為「個山驢」、「驢屋」、「驢屋驢」等，關於「八大山人」為何把自己叫做驢，歷來猜測不一。不過有一點值得肯定的是朱耷的「耷」字，拆由「大、耳」二字組成。據記載，「八大山人」的耳朵是很大的，這似乎和驢有一些共性，但世間耳大者不計其數，為何偏偏「八大山人」自稱為驢？絕沒那麼簡單。不過，「八大山人」雖如此自稱，一生只畫花、畫魚、畫鳥、畫鹿、畫山、畫水，就是沒畫過驢。

驢子在中國畫中，基本一直扮演著坐騎的角色，法若真在長卷《題雪江圖送別》中有「送君歸拔劍歌，山間雪舞落銀河，行行驢背看梅花，錯認山頭杜鵑血」的句子，那些傷感的文人畫家們，辭別了朋友後，依然在冒雪踽踽而行，陪伴他們的，是同樣孤獨的驢。和馬比較起來，驢子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一種人的身份，也就是一開始說的古代「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們。「人家騎馬我騎驢，上不足分下有餘。回頭看，推車漢！」這是明末清初一幅《驢驢圖》的題款。近代徐悲鴻亦為此創作過相同主題的作品。

真正把驢從坐騎中解放出來的畫家，不說大家也知道——黃胄，黃先生的驢子，與齊白石的蝦、徐悲鴻的馬、李可染的牛齊名。在黃胄筆下，驢子一下子擺脫了那種負重、孤獨、倔強的感覺，而是寄予了作者的一種活潑、自由與生機，也可以說是黃胄對生活的一種理解與詮釋。黃胄被稱為畫驢之聖手，當之無愧。

驢的脾氣人們有目共睹。牽着不走，打着倒退，有着外秀內剛的性情。詩人們寫驢，畫家們畫驢，大家關注驢子方式不同，卻都是喜愛並寄情於此物的方式。但是，如今的人們能否體味在「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的凜風中，驢驢慢行人們的一顆愁心呢？  
摘自「華夏收藏網」

劉白羽和「伯樂」巴金

名人軼事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日，中國作家協會、中華文學基金會、華藝出版社聯合舉行的「劉白羽創作生涯六十周年紀念暨《劉白羽文集》首發式」活動後，劉白羽就想到上海看望巴金，向巴老送書。果然，這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巴金九十二歲華誕的時候，八十歲的劉白羽專程從北京來到上海，為巴老祝壽，向巴老贈送自己剛剛出版的十卷本《劉白羽文集》和花籃。花籃上寫着：「我以五十九年友誼的深情，祝您誕辰快樂。」原來早在五十九年前，劉白羽的第一本小說集就是巴金親自主編的。講起這件事，劉白羽無比激動，所以他這次見到巴老，把自己的《文集》送上的時候，他對巴老說：「我的第一本書是您給出的，現在交上一份不合格的答卷。」

一九三六年，二十歲的劉白羽應邀到上海，由他的好友靳以引見結識了巴金，當時良友出版公司出版的《一九三六年短篇小說佳作選》是由當時文壇一批著名作家推薦編撰而成的，靳以選了劉白羽的《冰天》，葉聖陶選了劉白羽的《草原上》。剛剛步入文壇，走上文學創作之路的劉白羽，看到這個集子高興地說：「這對我太大的鼓勵了，我從來沒有夢想過在我發表作品的第一年就受到如此高的獎勵。」

感激文壇伯樂

幾天後，巴金、靳以等邀劉白羽到冠生園聚會。交談中，巴金對劉白羽說，文化生活出版社要出版一本他的短篇小說集，問他同意不同意。



▲劉白羽被稱為中國現代文學傑出代表人物

這是劉白羽完全沒有想到的，他高興得難以抑制自己，著急地對巴金說：「我連一篇剪稿也沒有帶來啊！」巴金從提包中取出一個紙包，親切地說：「已經給你編好了，只要你自己看一遍，看看有沒有修改的地方。」

劉白羽接過來打開一看，是他一九三六年這一年發表的六篇短篇小說，已經剪貼得整整齊齊，小說集以作品《草原上》為書名。這件事對當時的巴金來說，也許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對劉白羽來說，卻是決定他走進文壇，走上文學創作之路的一件大事。所以半個多世紀以來，劉白羽始終把這件事牢牢地記在心中，對巴金充滿感激之情。

一九三九年，巴金應上海文化出版社之約，主編一套「文學小叢書」，劉白羽的短篇小說集《藍河上》，是這套叢書的第一部。在這些小叢書出版的時候，劉白羽已經到革命聖地——延安去了。幾十年來，他連一本也沒有保存下來。而在四十五年以後，一九八四年巴金從上海給他寄來一本書，打開來一看正是他苦苦尋找的小說集《藍河上》。巴金在保存了四十五年的小說集的內封上用鋼筆寫下了兩行清秀雋永的字：

「僅有一冊，贈白羽同志。巴金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劉白羽手捧這本幾十年來未曾見過的心愛之作，心潮起伏難平，他既喜不自勝，又激動不已。巴老幾十年來對他悉心培養，歷經四十五載，經過「文革」，依然把這本書保存下來，他對巴老的深情厚愛已經是難以用文字來表述了。

劉白羽講起《心靈的歷程》的寫作，總要談到巴老。劉白羽說：「每次與巴老見面，必談俄國偉大的思想家、作家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我寫《心靈的歷程》長篇散文系列，正是受它的影響。《心靈的歷程》寫了五年，所以不以傳統體形式去寫，是因為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舊中國的毀滅，新中國的誕生，我把自己的全部感情、悲哀、歡樂、血淚、生命……都傾注在字裡行間，通過它反映我們這一代人乃至整個民族的命運。所以心靈的歷程，是我個人的，也是時代、民族的心靈的歷程。這部書寫了我周圍好多人，是他們的情感燃燒我的情感，我寫書再去燃燒讀者的情感。文學就是通過情感把人生的內涵以文字形式充分地表達出來。」

《心靈的歷程》出版後，劉白羽便寄給巴老。一九九六年，巴金在杭州休養時，曾叫人把《心靈的歷程》念給他聽。巴老聽後無比高興，當即和劉白羽通了電話，巴老說：「這本書只有你寫得出，也只有你能寫，寫得好啊！」巴老特別提到有關蕭珊的描述，他說：「你寫得好，你寫得好！」說時很激動。



▲巴金對文學青年的關懷和支持表現出一個文學家的廣闊胸懷

在《心靈的歷程》裡，劉白羽寫巴金、蕭珊的筆墨並不多，但字裡行間充滿了深情厚誼，全都是內心的抒發。劉白羽說：「四十年前，當我的精神處於絕境的時候，是巴老和蕭珊伸出了拯救我的雙手，他們是用自己的生命之火，點燃了我的生命之火，對於我們之間的友誼已經超過了「感謝」二字。」

點燃生命之火

一九六二年，劉白羽的神經官能症加劇，嚴重的失眠不僅使他的身體迅速地衰弱下去，而且使他的精神處於崩潰的邊緣。在醫生的建議下，他不得不到上海，異地治療。但他放心不下患了晚期風濕性心臟病的長子濱濱的病，在朋友們的幫助下，濱濱也到上海請享譽全國的心臟病專家會診治療。但這一切已經來得太晚了，對病情進入晚期的濱濱來說，已經無濟於事了。劉白羽和汪琦雖然傾注了父母最大的愛心，但仍然沉溺在難以自拔的痛苦之中。當濱濱提出返回北京的要求時，雖有汪琦陪伴，也讓劉白羽萬分擔心。就在汪琦護理著病危的濱濱從上海抵達北京的那個下午，巴金來到劉白羽住處，傍晚蕭珊也來了。當時大家都為濱濱的狀況擔憂，生怕路上發生意外，巴金和蕭珊非常清楚濱濱病情嚴重，可是此時此刻誰都不說，默默地坐在沙發上，蕭珊不時地望望電話。突然，電話鈴聲響了，汪琦從北京打來電話，告訴劉白羽，濱濱已經平安地到了北京，回到家了。這時巴金、蕭珊和劉白羽都露出了笑容。原來巴金和蕭珊估計今天北京會來電話，深怕傳來可怕的消息，劉白羽承受不了，是專門趕來陪伴劉白羽的！當巴金、蕭珊起身告辭時，劉白羽緊緊地握著他們的手，激動得說不出話，世上還有什麼比這種真摯友誼更珍貴的啊！  
摘自《歲月傳真：我與當代作家》  
作者王維玲

散文欣賞

紅色抒情

張悅然

果還多些，那麼她們還喜歡丈夫和孩子們在享用它們的時候的無比歡欣的臉龐，喜歡他們將用來評價這食物的讚頌之詞。食物幾乎是她們對新年熱切歡迎的唯一原因。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呢，還有什麼呢呀。

我倒見過Bugis附近有一個可以求籤的中國廟堂。先前以為只是一處風景，可是去年過年的時候偶然看到，才知道原來還是非常多的善男信女們的心靈歸屬。每逢除夕夜的十二點，這裡會擠滿了人。他們手裡舉著一簇菊花，一步一掄地在廟堂前面的大街上挪動。多麼長的大街啊，菊花一直高高地舉在頭頂不肯放下。最後才來到廟堂裡，燒一柱不知道承載多少希望的香。在裊裊的香火，淡淡的

菊花香氣中，人們久久不肯散去，只是注視著這座看來年紀很輕的嶄新的紅色寺廟。這是我這樣一個在中國城市長起來的孩子未曾見過過的場面。我一時無法相信這是那個我在白日裡看到的節奏飛快的現代化大都市。

沒有熱鬧的拜年，沒有精彩的晚會。不知道從哪一年起，新加坡人開始看中國的春節聯歡晚會。他們非常喜歡。我的一個新加坡朋友說，她每年都要錄下這場晚會，她不明白為什麼見到的中國人都批評這樣好的晚會呢。我想起新加坡長盛不衰的娛樂節目是從西方學了來的「如何成爲一個億萬富翁」，真的覺得我們的春節晚會好極了。

是個乏味的新年。在這個漆黑的新年前的夜晚，我和小舞從距離住所很遠的武士士帶回幾株紅醞醞的桃花。我舉著長長的桃花上樓，我忽然想起來我兒時燃起的那一掛掛掛掛紅色的鞭炮。我抬起頭，看到桃花的蕾，明艷地紅著，忽然覺得像是被點着了。

啊，帶我飛上去吧。然後，然後落在中國。

摘自「散文吧」網頁

成語典故



▲「按圖索驥」比喻機械地照老辦法辦事，也比喻按照某種線索去尋找事物

按圖索驥

春秋時候，秦國有個叫孫陽的人，擅長相馬，無論什麼樣的馬，他一眼就能分出優劣。他常常被人請去識馬、選馬，人們都稱他為伯樂（「伯樂」本是天上的星名，據說負責管理天馬）。

有一次，孫陽路過一個地方，忽見一匹拖着鹽車的老馬衝他叫個不停，走近一看，原來是一匹千里馬，只是年齡稍大了點。老馬拉著車艱難地走着，孫陽覺得太委屈了這匹千里馬，牠本是可以奔跑於疆場，可以發揮更大作用的良駒，現在卻默默無聞地拖着鹽車，慢慢地消耗著牠的銳氣和體力，實在可惜！孫陽想到這裡，難過得落下淚來。

爲了讓更多的人學會相馬，使千里馬不再被埋沒，也爲了自己一身絕技不至於失傳，孫陽把自己多年積累的相馬經驗和知識寫成了一本書，配上各種馬的形態圖，書名叫《相馬經》。

孫陽有個兒子，看了父親寫的《相馬經》，以爲相馬很容易，就拿著這本書到處找好馬。他按照書上所繪的圖形去找，一無所獲。又按書中所寫的特徵去找，最後發現有一隻蛤蟆很像書中寫的千里馬的特徵，便高興地把蛤蟆帶回家，對父親說：「爸爸，我找到一匹千里馬，只是蹄子稍差些。」父親一看，哭笑不得，沒想到兒子竟如此愚笨，便幽默地說：「可惜這馬太喜歡跳了，不能用來拉車。」

故事出自明朝楊慎的《藝林伐山》。成語「按圖索驥」，比喻機械地照老辦法辦事，不知變通；也比喻按照某種線索去尋找事物。  
摘自「在線新華字典」

神州風采

圖案中的客家世界

剪紙藝術歷史悠久，流行廣泛，風格淳樸而富於變化。中國的剪紙起源於漢，至南北朝時期已相當精熟，到了明清中後期則進入了一個繁盛時期。在民間，剪紙作者多爲民間婦女，她們未曾受過專業藝術教育，在勞動和生活之餘，興之所至則隨心創作，從日常生活和自然界中汲取創作養分。人們對剪紙藝術的喜愛，可以追溯到漢、唐時代，那時民間婦女已有用金銀箔和彩帛剪成方勝、花鳥等圖案以作髮角飾物的風尚。

剪紙是一種由紙、剪刀和刻刀相結合，用手工做成的工藝品，它可以分爲剪紙、刻紙和撕紙。顧名思義，剪紙是借助剪刀對圖案進行加工；刻紙是借助刻刀，先把紙張折成數疊，放在鬆軟的底座上然後用刻刀慢慢刻製；撕紙，則是徒手撕出圖案。但是在實際的剪紙創作中，基本上是剪與刻相結合的，都統稱為剪紙。客家是個有

著深厚傳統文化底蘊的族群，來自中原的客家人在文化和藝術的兼容和傳承方面顯示了它極大的包容性。剪紙藝術在客家民間有著深厚土壤，顯現了它鮮明的本土文化特質。在梅州市各縣，傳統的民俗活動異彩紛呈、各具特色，而剪紙藝術在客家的民俗活動中，也是最能體現它的民間性的。如在大埔縣湖寮鎮的雙坑，當地村民每年都會舉行盛大的「迎大地公」的民俗活動。在祭祀活動中，不同於其他地方的是，在滿桌擺放的供品上方，都會覆蓋著由當地剪紙藝人創作含有蓮花、喜鵲、仙桃、福字等吉祥圖案的剪紙作品，既表達人們的良好祈願又裝飾了場面。在五華的新橋鄉，是舞竹馬最流行的地區。在竹馬骨架外面的糊紙層，古老民間舞蹈船燈的周圍，也會裝飾很多吉祥的剪紙作品。

除了民俗活動，客家剪紙還被用於各種節日之中，並體現了它很強的實用性和裝飾性。如春節，客家人都喜歡在大門口貼門箋（也叫門紅），很多門箋就是很精美的剪紙作品（也有一些是專門印製的）。若逢喬遷新居或新婚嫁娶，客家人也喜歡在新居和新人的房間裡貼上大紅的「福」、「財」和「壽」等剪紙，或貼上寓意「年年有餘（魚）」和「百年好合（百合圖）」的剪紙作品，既傳統又滿足現代人的

文化和心理需求。

林愛芳是中國剪紙學會的會員、嘉應學院美術系副教授，一個土生土長的客家妹子，對客家民間剪紙藝術她從小就耳濡目染。在《中國客家民間風情·林愛芳剪紙集》中，她把客家人的衣食住行、民俗風情、民居建築以一幅幅精美的剪紙圖案呈現出來。在這些圖案中，恍若讓人走進了客家人生活的畫卷，迎著撲面而來的濃郁鄉情，讓人回味無窮。

摘自「天下客家網」作者蔡海光



▲林愛芳作品《秋之歌》